



老水牛

黎黎

躺在欄裡的老水牛，兩天沒有吃草了。

我採了一束新鮮的狼尾草，湊近牠的鼻孔，使牠聞到青草發散出的芳香。牠只雲雲滿是粘液的眼睛，輕拂一下尾巴，釘在牠身上的黑蠅，也沒有驚動。牠垂着頭打瞌睡，休休的喘氣，喉嚨裡古魯古魯，像沸水似的翻滾，嘴裡不停地淌下白色的泡沫。這一隻超過十六齡的老水牛，患上急性肺炎，獸醫的處方，看來一點沒有奏效。

在我管理的十二頭耕牛當中，這是最乖的一隻，從來沒有叫我發過脾氣。我彎身搔牠的尾脊骨，往日牠就整個牛背挨過來，要我給牠搔個痛快。但今天毫無反應，一動也不動，全身發燙，生命的活力漸漸消散。

我請來農場一位最有經驗的老牛工，他看看老牛的姿態，摸牠的鼻頭，搖搖頭說：「快要回老家了」。我本想再灌一次藥，也提不起勁來。我看看這個朝夕相處，為農場效勞十多年的老友，不禁黯然傷神！

八點鐘，我跑進農場事務所報告。

場長抬起頭，皺着眉心看我，我還未及啟口，他就劈頭拋來問題：

「老牛怎樣了？」

近兩天來，我每天一早向他報告水牛的疾病，我一進門，他已知道我的來意。

「場長，我看老牛活不成了，最好想辦法賣出去吧。」

他叼著一支香煙，劈拍一聲彈開打火機，點着

了烟，深深的用力吸了一口：

「昨天我已向廠長請示，他也同你一樣的意思，最好出售，多少撈回點本錢。廠長要我和業務課商量，先議定一個底價，你先說說看，究竟值得多少錢？」

他双脚擱在辦公桌上，仰頭欣賞口裡吐出的娜白烟，一口接着一口的吹着，像是竭力思索的樣子。

「街上牛肉五、六十元一斤，但病牛只能折價計算，我以為十五元一斤最高了。」我盡量講低價錢，賣出去好了却一件差事。

「唉！這樣不值錢嗎？你去問問，有沒有人想要呢。」

「場長，要快點決定，不然，等到牛一死，就一文不值了。」

「知道了！」他不耐煩地揮揮手，我看他滿懷心事，趕快離開。

回到牛舍，張亞公、李亞伯：七、八個農場工友，等候着我，一齊圍攏過來，探聽牛的消息。

老李拉著我的手：

「喂！怎樣啦？」

我轉過身，向他們說：

「牛要標賣，不知你們是否出得起價錢？」

亞伯行情最熟，他豎起一隻手。

「五百？」我瞪大眼睛，不屑地問。

他微笑，很有自信的點點頭。

「要加十倍！」我慢慢一字字吐出：「五百斤

的大水牛，一斤賣不到十塊錢嗎？那有這樣的便宜貨！」

「算了，算了！」亞伯氣得滿面通紅，對我擺手，「病牛也當寶貝出賣嗎，看看誰肯做傻瓜？」

「信不信由你。」我翹起下巴，眯着眼睛看他。他們這一羣，平日白飯吃膩了，想來打老水牛的主意；但我却不忍心眼看著老水牛活生生被屠宰，流一地的鮮血。

我放開水道，沖洗牛舍。老水牛奄奄一息，我的心裡也很煩惱，懶洋洋的不願移動，任由污水滿地流。

抬頭遠遠望見場長，帶着業務課長與成本股長，一路談笑，大搖大擺到來。

「喂，老王，打開電火，課長要來看水牛。」場長的手舉起半天高：「老牛有好點嗎？」

「場長，我看不成了。」我走近水牛的身旁，等候他們進來。

「就是裡邊臥着的一頭水牛嗎？」業務課長探頭進來，望了一下，用手帕掩着鼻孔，「得了，得了，我看清楚了。」他怕場長拉着進去，急忙回頭轉，跑到空曠的地方吐口水：

「呸！臭死了。」

我跟著他們進事務所，聽聽怎樣的決定。

他們的双手，用肥皂仔細消毒一番，生怕被病菌傳染。然後圍著辦公桌分開坐下，客氣的應酬一會，場長捧起一杯熱茶：

「請教課長，水牛怎樣處理？」

「啊——」他停頓一下，表示事情有點棘手，「水牛出售嗎，在手續上，先議一個底價，報請公司核准，不是一兩天可解決。病牛留下去又不好，真不好辦。李股長，你有什麼高見？」

股長彈彈香烟灰，看他的金黃色食指，準是一個老槍。他從容不迫地再吸了一口烟：

「水牛出售，要公開比價，最少要有三家屠宰商參加投標，才合規定，但時間上恐怕等不及。不過，這是站在會計手續方面說話，我個人尊重主管單位的意見。」

他笑嘻嘻轉頭望着場長。

「在農場方面立場，老實說一句，不過為着公家着想，從老牛的身上，撈回點本錢。」場長雙手按著桌上，用力加重他的語氣：「請大家幫忙，想出一個辦法，不要眼巴巴望着牠損失。萬一牛死了，不但收不回本錢，還要貼一筆埋葬費，真花不來。」

「唉，規定是規定，我不過貢獻一點小意見。」課長脫下眼鏡，抹去額角上的汗珠，他伸手讓股長，「看看李股長有沒有通融的辦法。」

場長側頭焦急地等着他開口。
「我呢，在前頭已經說得很清楚，」股長雙手作拱，「我只是照命令辦事，請場長多多指教。」

「你們商量了半天，要拿出一個主張來呀，不要推三阻四。我請問你們兩位，老牛究竟怎樣辦？」場長激動的滿面通紅，我看得出，他一肚子火氣快要爆炸了。

課長諂媚地望他一眼，笑笑：
「場長，你不要生氣，這不關我們的事情，只要不違反法規，誰也沒有話說。」

股長站起來，拍拍課長的肩膀：「我們走吧。」一出了事務所大門，就鬼鬼祟祟的對課長說：「我們才犯不着替你負責任哩，若將老牛推在我們身上，辦不到！」

他們轉身出門，場長想伸手挽留；但又縮回，悵然望着他們離去。然後雙手捧著頭，頹唐地倒在藤椅裡。

這一個晚上，我像有豫兆，怕老牛要去了。一覺驚醒，趕忙爬起來，望一下老牛。看見牠一團陰影，胸部還有起伏，安心去睡。想不到天色黎明，白頭翁畫過天空，喳喳喳喳高叫第一聲，老水牛倒下，不見動彈。我走近摸摸牠，石頭一樣的冰冷，四肢伸直，眼睛像銀元似的張大，好嚇人！

七點鐘，我大步直闖入場長的宿舍，他正在門外嗽口。
「報告場長，老：老水牛死了。」我悲傷地吶吶說不下去。



我摸摸牠，石頭一樣的冰冷，四脚挺直。

「嗚嗚，死得這麼快！」他的牙刷停在口裡，驚訝地張開嘴巴。「早日賣出去，就省得麻煩。現在處理死牛，還要費一番手脚，真麻煩！」他不住的搖頭嘆氣。

「老王，」他從袋裡掏出十元，「你去請獸醫開一張水牛病死的證明單，到鎮公所撤消牛籍；今天要把死牛用石灰消毒後埋葬，絕對不准食用，知道嗎？」

我點點頭。
「那末，快去辦！」

當我在鎮公所辦完手續，回到牛舍，已是下午。農場的工友，都聚集牛舍等候，擠眉弄眼，向我招呼，從來沒有看見他們這樣的客氣，使我又好氣

又好笑。

「去拖一台牛車來，要運水牛去埋葬。」我指揮他們出去。

「真要去埋嗎？」亞伯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挨近我的身邊，惋惜地問：「好一頭水牛，死了還不够苦，還要把牠埋在上裡？」

我板起面孔，瞪大眼：「這是場長的命令，你們不要妄想吃死牛肉！」

大家望着我，奸詐的笑。

「快去拿東西！」我大聲地喝叫。
他們無可奈何的將死牛細好搬上牛車，運去農場一個偏僻的角落。四周種植着綠肥，太陽麻的枝葉，比人頭還高出半截。成羣的蒼蠅，在頭頂上旋轉。

我指定埋牛的地點，交待老李：
「就在這裡挖一個坑，牛的屍體上面要多撒石灰。」

「知道了！」他們高聲答應着。
我不忍着下去，心情沉重地離開現場。（完）



冷飲注意清潔衛生（江清水）